



〈 贈心 〉

回到了租屋處後，結咲將門緊鎖一股腦兒地往二樓的房間走去，她疲憊地攤在床上回想整件事情的經過，儘管這樣的想法很對不起「箋弦」，右肩的偶爾的疼痛感卻讓她不願再多加思考該怎麼拿回自己重要的和弓的事情。

就這樣過了幾天足不出戶靠著屋內久織偶爾回來屯放的食物過著，這時候門外傳來像是有人接近的動靜，接著伴隨而來的是響徹屋內的敲門聲。這個氣味是？她怎麼會過來？結咲開門迎接的同時確認四周沒有其他人後，將訪客帶到了二樓房間並維持自己最為放鬆的姿態來接待對方。不過說起來今天的東久世京並沒有身著軍服呢？然而她跟著拎進門的那只束布袋——是的，那正是自己裝著和弓的袋子，原來她是專程把箋弦帶來給我的嗎？



「啾嘻嘻、結咲好可愛。」發覺了結咲放鬆時露出了狼耳，一下子便忘了自己的目的，湊了過去蹭上對方的臉頰。



「真是的、妳也只有在我露出耳朵時才會這樣吧 ...」

雖然大至上已經習慣對方的舉動，但面對突如其來的磨蹭還是有些難為情。

「啾。」被說中了。

「要是像這樣把耳朵收起來。」輕彈了下手指將狼耳收回保持人形。

「小京就對我沒什麼興趣了吧？」

結咲試探性地問著，有些期待對方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才不會，結咲還是京的朋友。」伸手去握住結咲的手。



「齁？是這樣嗎？」露出了有些邪惡的笑容。

「要是、我連狼妖都不是了呢」

看到了這樣的反應，結咲反而忍不住想捉弄一下。

♀ 「咿咿、不是狼妖也會是朋友的！京身邊也有水原哥哥跟春草姊姊是朋友……」聽了結咲的話，京急忙地想解釋。



「哼？」直愣愣地看著京。



♀ 「真的、真的哪！」聽到對方懷疑的哼聲，相當緊張地全盤托出：「雖然知道結咲是狼妖很開心、覺得很可愛、可是，嗚、」想著自己到底該如何解釋對方才相信自己，猶豫了一下開口：「京還是很喜歡結咲的！京還很期待一起去打獵的！」



「跟妳鬧著玩的啦、別那麼激動。」忍不住笑了出來。

「打獵啊、是啊，也該找個時間帶妳去山上試試弓，不過要先幫京挑一把上手的吧？」說起來這孩子好像從剛認識的時候就對自己打獵的習慣很感興趣，不知道是因為自己是狼妖的關係

還是真的對不清楚的是十分好奇，不過畢竟都答應過要帶對方去嘗試打獵的。



「還記得先前碰見的那家弓舖嗎？」

「到時候再帶妳去挑一把吧。」

既然要上山，箋弦的話京自然是用不動的，那麼也該帶她去找個適合的弓來練習了吧？



✧+ 「好、那這樣、咿。」

「京的頭髮能夠當弓弦嗎？」之前在弓舖碰上時，有聽結咲說過弓上的弦是用她的毛髮，不知道她自己的行不行？



「如果京是妖怪的話就可以了。」聽了對方有趣的回答止不住笑。

「用特殊弦線的弓很難駕馭的、先從簡單一點的開始比較好喔。」

畢竟箋弦的弦線是用自己帶有靈氣的毛髮編成，雖說平時不會散發出靈氣，但使用時會對一般人類

有什麼效果自己也不得而知。

♀ 「京不是。」聽了對方說不好駕馭，這才點了點頭。



不過她怎麼會想用自己的頭髮編弦線呢？結咲有些不解地思考著。

「總之就好好期待吧、話雖如此還是要等妳有空的時候呢。」

說起來對方是厄除機關的一員，大概也會像阿洸跟銀樂那樣忙著工作吧？



「呼嗯、結咲平時在家嗎？」

「近期是比較常在租屋處了、畢竟目前也不方便去打獵 ...」

儘管箋弦已經回到了自己的手上，但傷口未完全恢復之前長時間舉弓的話自己也許無法負荷呢，到

時後獨自一人倒在山中可不太好。

「呼嗯，這樣、京休假就可以過去找結咲了？」



「不過也要等我傷好些了、才有辦法帶妳上山呢。」

「挑弓的話倒是可以先選個時間去。」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完全康復呢？果然要是能像其他的妖怪會些法術的話就好了，不過出門逛逛應該

不成大礙。

 啊、傷、怎麼都忘了？

 「唔、肩膀，還好嗎？」



「啊啊、不要緊，恢復得挺快的」

「主要是京沒事就好。」

你能沒事真的是太好了，儘管這痛楚真的挺惹人嫌的，但至少還值得呢。

 聽了對方的說法，京忍不住靠近到對方的身邊。

「嗯？怎麼了？」

真少見，在沒有露出狼耳的情況下這孩子會主動靠過來。

 「京可以、看嗎？傷口。」很想自己親眼確認是不是真的好了。



「傷口就別看了吧？感覺怪怪的。」為什麼要看傷口？真是奇怪的問題。

「總之沒什麼大礙了、妳看。」轉轉右臂，雖然還有些刺痛，但心想不能在這種情況露出痛感的表情給京知道。



 「咿咿咿咿、」看著結咲的動作有點被嚇到，趕忙伸手將對方的手拉過來。「等好了再動，好了再動。」

「這樣就不用看傷口了吧？」雖然傷口已恢復不少但仍能隱約看出齒痕。



「瞧妳緊張成這樣、受傷的又不是妳。」

要就這樣被對方看到而想起什麼可怕的回憶就不好了，畢竟當時的情況仍歷歷在目。

「要是有什麼意外就不好了嘛……京很擔心……」講著講著，尾音都有些沮喪。

「好了、夠了。」將手指輕輕地點在京的唇上。

「我可是妖怪呢、比人類還要強壯許多喔。」

再讓這孩子說下去的話要是哭出來我可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唔嗯。」點了點頭。



「怎麼一副半信半疑的樣子呢？」歪著頭問道。



「京不相信我說的話嗎？」臉微微一皺，或許這樣能讓她稍為把注意力移開自己的傷勢？

「沒有、京相信、京當然相信！」急急忙忙地回應著。

「那就對啦、所以京只要期待能挑個順手的弓，接著就是找個好機會上山試試就好了。」

「那就先這樣吧？謝謝妳幫我把箏弦送回來。」

看著對方慌張起來的樣子有些得意，有種自己成功轉移了注意力的感覺。語畢，結咲拿起放在床邊

的束布袋，欣慰地摸了摸。



「唔嗯。」聽著點了點頭，期待自己也可以有一把很帥氣的弓。

「看京穿這樣來應該是沒什麼事吧？」說起來京不穿軍服還真的有著額外的氣質。

「妳今日的悠閒就歸我啦。」將箏弦放回書桌旁後對著京說。

「呼嗯？」悠閒歸結咲？什麼意思？沒聽懂的哼了哼聲。

「就是京今天必須陪我一整天，除非有要緊事否則我不會放你回去的。」

看對方對於自己的脫口而出話一知半解，結咲正經地解釋著。



「欸？好？」點了點頭

稍微小聊一下後，結咲便帶著京準備前往弓舖挑弓，儘管兩人是有目的地的在前進著，但偶爾肚子

鼓脹的結咲時不時會停滯在小販前買些小點心邊走邊吃著。兩人並行走著，一旁的京似乎很想上前

去拉著結咲的右手，但深怕這樣舉動會對結咲傷口產生些影響而有些躊躇著，發現了對方舉動的結

咲微微的笑著並走到了京的右側，稍微弓起左手示意對方又繼續吃著她手中的丸子串，只見京

的雙

眸泛起了光澤似的接著牽起了結咲的手，兩人就這樣到達了弓舖前。

看到了結咲光臨的弓造匠師放下手邊的工作迎接常客，接著在得知結咲來意後便傳喚弓製學徒帶往

舖內，而自己則回去完成手中的工作。

「結咲姊姊不是已經有一把好弓了嗎？怎麼會來這挑弓呢？該不會……」小學徒有些不解地問著結

咲還以為是箋弦有了個什麼閃失，而結咲只是笑著否定小學徒的推論，並說明今天是來幫京挑弓的

所以才會過來。

「這位姊姊看起來就像是哪戶人家的大小姐，怎麼看都不像是會喜歡耍弓使劍的人啊？」小學徒搔

搔頭問道，而京只是在一旁微微的嘟起嘴，就好像是想替自己爭一口氣一樣，結咲見狀更是差點沒

笑出來，一旁安慰由於裝容關係真的看不出來才被誤會的京。

稍微提及小學徒曾見過京一面後，這時他才驚覺自己說錯話而有些臉紅的道歉，三人就在這陣歡愉

下挑弓、試弓，小學徒負責做弓材以及製作過程的介紹，結咲則是教著京該如何試弓以及感受是否

順手的方式，雖然說穿著和服的京在試弓過程有好幾次差點因為勾到衣著而差點絆倒，不過由結咲

快速反應的攙扶住後所幸是沒有造成碰撞發生。

就這樣試了幾把後，小學徒透過剛才京試弓過程所得到的一些適性後拿出了一把薰成深紫色的和弓

出來，「這把叫紫竹（しちく），據說在薰製弓身的時候差點過頭卻意外地做出了這樣的顏色呢。」

「按剛才軍官大人試過不少弓後的結論，這把在托弓的流暢及輕巧度都挺適合的呢，試試吧？」接

過紫竹的京在結咲的催促下開始試弓，不論是舉弓位移的順暢及托弓拉弦的姿勢都很符合京，拉出

的弦聲也意外的比先前試過的幾把還要來的清脆。

「是了、是了！這就是弓也覺得您合適的證明了呢，其他地方我不敢說，但我們舖的弓可保證…」

小學徒一下子得意了起來卻馬上被結咲笑著搓弄了頭，他連忙閉上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看來是挑到弓了，這把的色澤也挺適合長官大人的呢。」弓造匠師完成了工作後從外頭進來，一

方面介紹著紫竹的來歷以及做了質量的保證，另一方面又對京說結咲的眼光是可以信任的，畢竟她可

是自己看過來舖到訪的常客中對弓的了解度數一數二的人了。

「既然是結咲小姐要送給這位大人的，我就便宜的賣妳吧！」弓造匠師豪邁地說著，雖然京也表示

這點錢她來付就可以，但結咲硬是以哪有弓術師傅第一次送徒弟的東西，還要徒弟自己來買的道理

來婉拒了京的舉動。

在告別弓舖之後，兩人協議先把紫竹放在結咲那靜待上山的時刻到來，雖然回程的路上京還是執意

要付弓的費用，卻總是被結咲巧妙的回絕掉了。

就這樣結束整天的行程後，京有些不捨地與結咲道別後便離開了久織家。雖然結咲不知道京是怎麼

想的，但或許自己比對方更期待一起打獵的那天到來吧？她將裝著紫竹的束布袋放在箏弦旁，輕聲

低語著要好好地彼此成為朋友之後便躺上床睡去。